

知青 40 年

总得说的故事

刘旦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目录

肖复兴 / 序：沧桑的青春同样需要尊重	001
文远竹 李栋 / 他们每一个都胜过了海明威	007
文远竹 李栋 / “知青那段历史是国家的需要，我毫无怨言”	022
李栋 文远竹 / 他们一直保持着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034
李栋 文远竹 / 我们必须用勇气正视自己和过去	050
刘晓星 张丹羊 / 骑虎难下当知青	060
刘晓星 张丹羊 / 韩会民：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事	080
刘晓星 张丹羊 / 郑克：几经挣扎选择留下	086
李钢 刘旦 / “北京五十五”：向总理递交请愿书	095
李钢 刘旦 / 丁惠民：我们要回家	101
李钢 刘旦 / 康国华：坚持到最后的知青	120
李钢 刘旦 / 朱梅华：离奇失踪	124
林霞虹 罗桦琳 / 广阔天地乡——中国知青运动发源地	131
林霞虹 罗桦琳 / 不是我报告得好，是那时候需要这样	135
林霞虹 罗桦琳 / 留下的四朵玫瑰	138

目录

林霞虹 罗桦琳 / 我绝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农村	150
林霞虹 罗桦琳 / 刘建生：自觉记录知青命运	155
练情情 刘艳 / 血写青春不言悔	159
练情情 刘艳 / 于维忠：26台缝纫机创出羽绒服名城	165
练情情 刘艳 / 倪新华：上海再好也不回去了	170
练情情 刘艳 / 陈飞林：曾经想不通母亲为什么要留下来	173
练情情 刘艳 / 胡耀邦：茅棚只能3岁不能万岁	176
王鹤 陆建奎 / 没有过不去的坎	183
王鹤 陆建奎 / 唯一不变的是对海南的眷恋	195
陆建奎 王鹤 / “7314”：史上最强台风	205
王鹤 陆建奎 / 从“红小将”到海南知青	215
陆建奎 王鹤 / 青春祭：遇难知青和海南知青墓	219
王鹤 陆建奎 / 40年后撒白花悼念遇难知青	230
刘旦 / 后记	234

知青 40年
总得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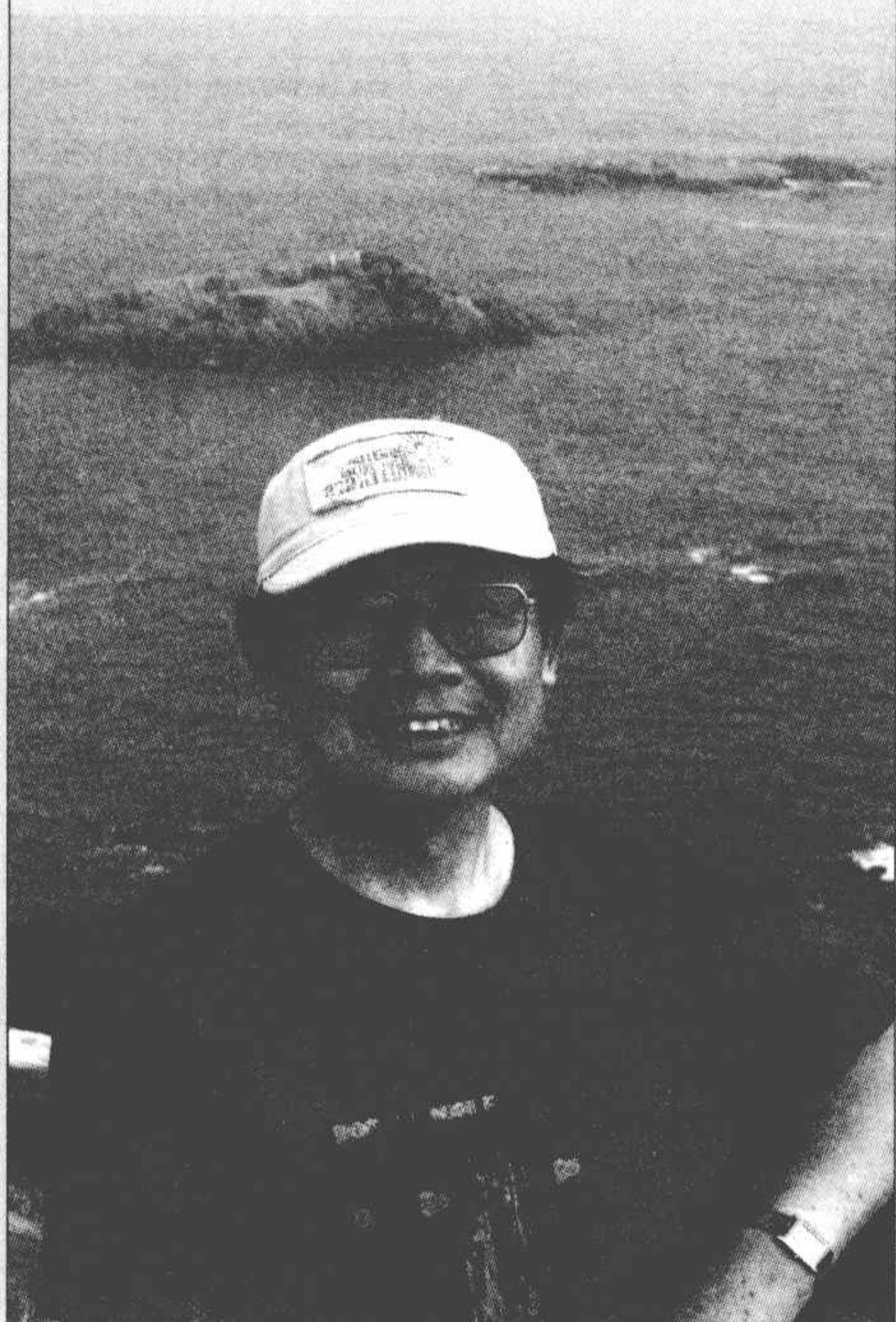
序

沧桑的青春同样需要尊重

肖复兴

在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日子里，《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的出版，非常有意义。这是几位青年人的心血和情感之作。从年龄而言，他们并没有经历过知青的岁月，风雨知青路上的知青是他们的父辈，怀着对他们父辈经历的情感和对那段历史探究的责任，他们重走了知青当年走过的路，奔赴内蒙、云南、海南、河南、江西共青城，还有我当年曾经插过队的北大荒。他们尽可能走更多的地方，采访到更多的知青，特别是采访还留在当地的老知青。所有他们的努力和心血乃至情感，都留在这本书中。它让我不仅重新看到当年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崎岖脚印，也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情感、思想和期待。

在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日子里读这本书，历史的那种沧桑感、青春萋萋荒草的气息，依然萦绕心头。都说经历就是财富，这话没错，关键是这样浸透着一代青



春滋味的经历，到底结晶成了什么形态和什么意义的财富，让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人，不止于成为历史的标本，或仅仅为发黄的老照片，而能够富于鲜活的生命，呈现在历史，也呈现在今天的面前？

每一代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青春，当青春远逝的时候，能够重新走向青春，触动青春，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真正重新走向和触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的青春，需要毫不遮掩的回忆和审视，而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的回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容易成为一把筛子，筛掉一些现在不愿意再看到的，或筛掉一些被时光遗忘掉的，而这一切可能恰恰是最需要我们垂下头来审视的地方。记忆在证明着你自己的历史身份的同时，无形中泄露你的立场、情感和内心的一些秘密。

我以为，面对知青上山下乡40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首先要做的事情，也应该是这本《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要做的事情。这样的话，40年的历史，才能够变得清晰一些，也能够变得有意义一些。

粗略回忆一下，这一代人告别校园，步入社会，经历的这整整四个10年，第一个10年属于青春，是天真幼稚的青春，却也是激情昂扬青春，有足够的资本肆意挥霍，我们天真地以为革命的理想就要实现，心中鼓胀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云激的激情，甚至在我们试举中妄想“要把革命的红旗插上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顶端”。只是革命的激情并没有让我们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相反却让我们告别了父母，上山下乡到全国各地。该上大学的年龄，在读乡村大学；该恋爱的时候，没有公园的花前月下，只有荒野里的冷风和老狼；该结婚成家的年龄，还在到处漂泊，让青春蹉跎，岁月流逝在回家探亲的往返路上。

第二个10年属于迷茫，除了幸运的如我一样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更多的人是蒲公英一般迷途而不知其返的漂泊无根，携妻带子蜗牛一样驮着家，从曾经是广阔天地的农村先后重新回到陌生的城市，却已经是流年暗换往来人，老眼厌看南北路，要和比自己小10岁的新一代年轻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了新一轮的生存竞争。

第三个10年大概是最为苦涩的10年，在商业时代的巨大转折和动荡中，这一代人大多是在这10年中养大了他们的下一代，又陆续送走了他们的上一代，一根扁担肩挑着承上启下的两头，在历史和人生关键时刻完成了他们的宿命般的命运，因为在这个10年里，我们这一代人中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孩子还在上学他们的父母养老送终的时候，变革的生活需要有人以“下岗”作为代价，历史便再一次无情地选择了这些人作为牺牲者。幸运永远和他们隔窗相望。

但是，我要说，前三个10年中的任何一个10年，都无法和第四个10年相比，因为这个10年，这一代人开始相继到了退休之年，步入老年。落日心犹壮也好，只是近黄昏也罢，一代知青，真的已经走到了尾声，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这个10年中，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在向现代化进程中深化改革而充满矛盾、动荡、艰苦的成长日子，在这样的成长中，无情的现实摧毁了这一代人曾经拥有的、知道的、相信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中有不少是他们曾经赖以生活并值得骄傲的。

哪一代人赶得上他们？对比上一代，他们没有老本可吃，他们的身上也有在上山下乡劳动时留下的伤疤，但从来当不成奖章。当然，他们更无法同下一代相比，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新的一代已经强有力地横在他们的面前，取代了他们社会中心的位置，他们被无情地抛在社会的一隅，他们还剩下什么？他们没有了青春，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地位，却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根生活的扁担艰辛地挑着这样一老一少的两头。他们在讲究出身的年月，背负着档案袋里出身这张沉重的纸；他们在讲究文凭的年代，背负着没有文凭这张沉重的纸，这两张纸足以把他们的身心压弯。

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始终有一种悲剧的意识和色彩。无论过去的年代，他们处于悲剧的中心，还是如今他们已经处在悲剧的边缘，他们始终是在抗命，不是命运在拨弄着他们，就是他们不屈服于命运。无论他们是悲剧的参与者，还是悲剧的扮演者，或是悲剧的牺牲者，命运残酷地折磨着他们、摧残着他们，却无法让他们屈从而低头认命。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青春无悔也罢，他们都不在意，也不在乎，他们看重的是一代人顽强性格的塑造和执著精神的抵达。

于是，他们吃苦而不诉苦，他们在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他们以对历史善意而通达的理解，以对理想忠诚而坚毅的投入，以对下一代宽容而信任的期望，以对新生活艰辛而痛苦的自我消化，支撑着我们共和国的大厦，和共和国同命运，同行进。在上下两代人之间，他们承上启下，是一座独具力量和弹性的桥梁。在新的历史转折期，他们以自己的牺牲和努力，显示着这一代人独特的生命价值、道德力量和情感谱线。在我们国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最后进入改革开放30年的动荡与发展中，他们以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与实践，镌刻进共和国前进的年轮里。在我们国家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厂矿机关的许多岗位上，这一代人都起到并承担着栋梁的重要位置与作用。

如果说财富，大概这就是这一代人也是我们共和国独特的财富吧！

当然，我知道，代际的更迭，时间的流逝，都异常迅速，鱼鸟各飞沉，青山无古今，必须正视这样严峻甚至残酷的现实，那就是知青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需要有心人善良去抚摸，才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

现在，我高兴地看到，《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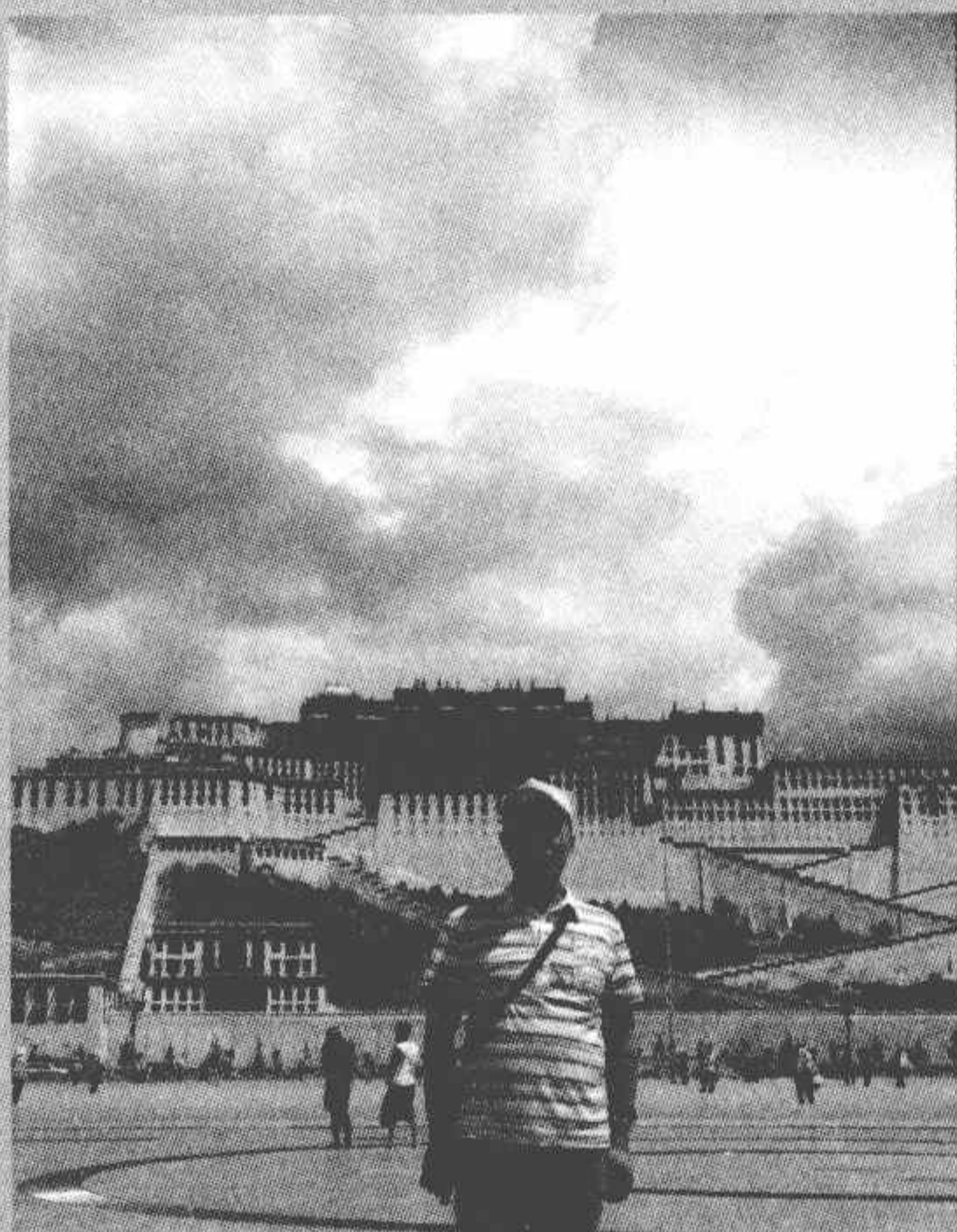
出现了，一批年轻人，以善感和敏感的心去抚摸这段尘封的历史，才让我感受到它的温度。

应该看到，作为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特殊一代，知青的经历，知青的痛苦，知青的反思，对于下一代并非没有意义。他们是下一代的营养，更是下一代不可逃脱的影子，迷离闪烁在下一代前行的道路上和性格的基因里。我坚信，迟早年轻的一代会为这一代感动，而且能够稍稍叹口气，然后感慨道：是的，不是这样的，他们和他们经历的那段历史，值得研究，值得尊重。

《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的作者和编者，做的就是这样记录、探索和研究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2009年8月24日于北京

肖复兴，当代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 **文远竹** 湖南永州人，1977年5月生，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毕业，曾在新华社山东分社、湖南分社工作，现为《广州日报》记者，深信新闻记者是记录历史的人。

● **李 栋** 1981年11月生于湖北汉川，在武汉大学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专攻纳粹德国研究，毕业后进入《广州日报》。曾获全国历史学新秀奖，后改行做记者，记录历史，窥探人性。

他们每一个都胜过了海明威

——重访北大荒知青部落

□文远竹 李 栋

无边无际的荒原、险恶的建三江沼泽、零下45摄氏度的察哈洋水利工地上那些汗滴在背上结成冰挂的知青，被参天大树轰然砸倒的伐木者，还有迷失在小兴安岭原始丛林里永远找不到家的拓荒者……有人说，那些粗野的灵魂，他们每一个都胜过了海明威。40年以后，当我们重访北大荒部落，看到而今的耄耋老人手捧发黄的老照片，用颤抖的声音讲述照片上姑娘小伙子们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我们仍被“北大荒人”那股穿越历史时空质朴而顽强的生命体验所深深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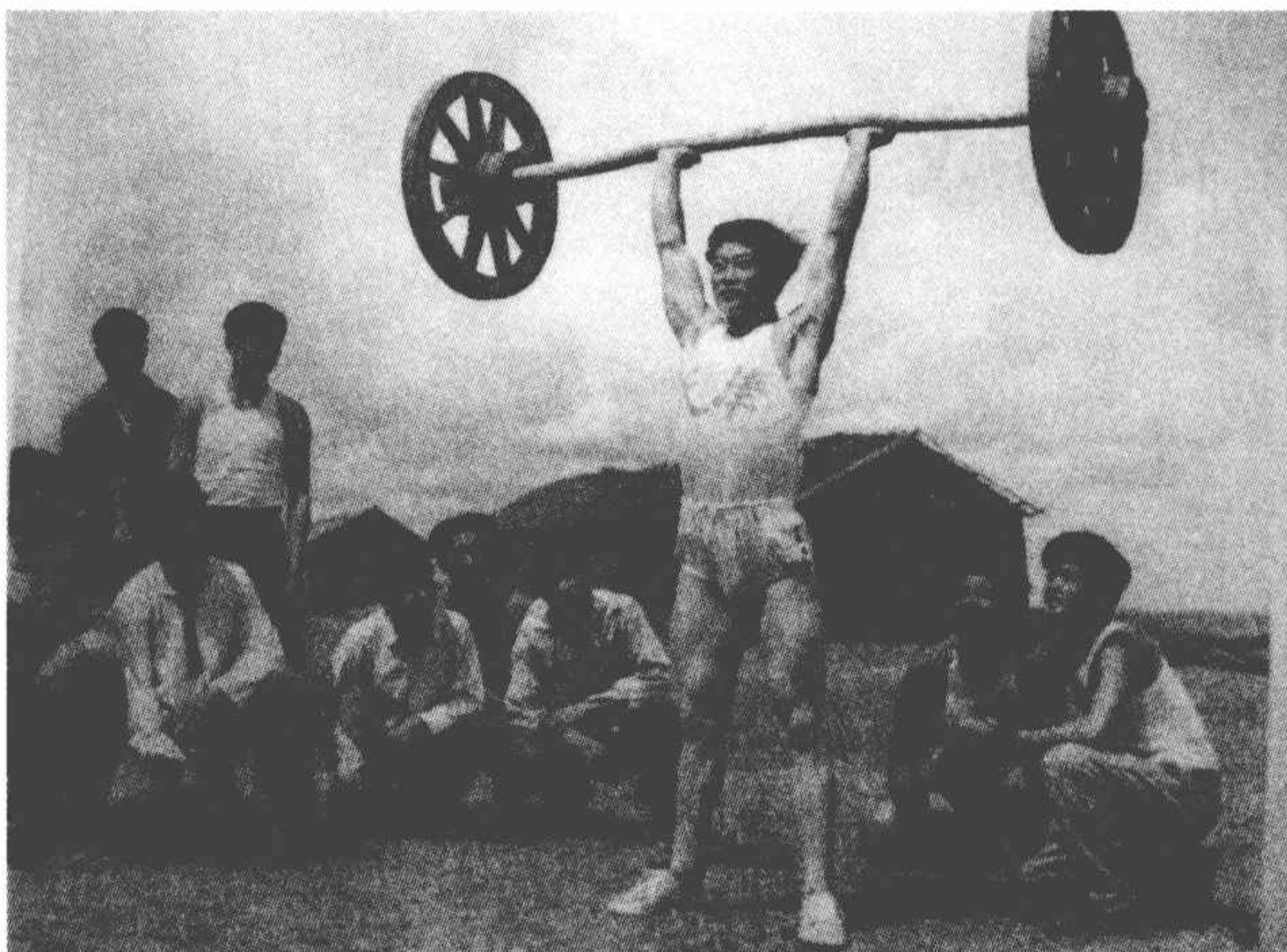
杜俊启：“你们能想象得到，50多年前这里只是狼群居住的地方吗？”

2008年10月27日上午，74岁的杜俊启坐在黑龙江萝北共青农场自家客厅的椅子上铺开一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用颤抖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照片上姑娘小伙子们“向边疆进军”的如火岁月，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海明威笔下那个与大海波涛顽强抗争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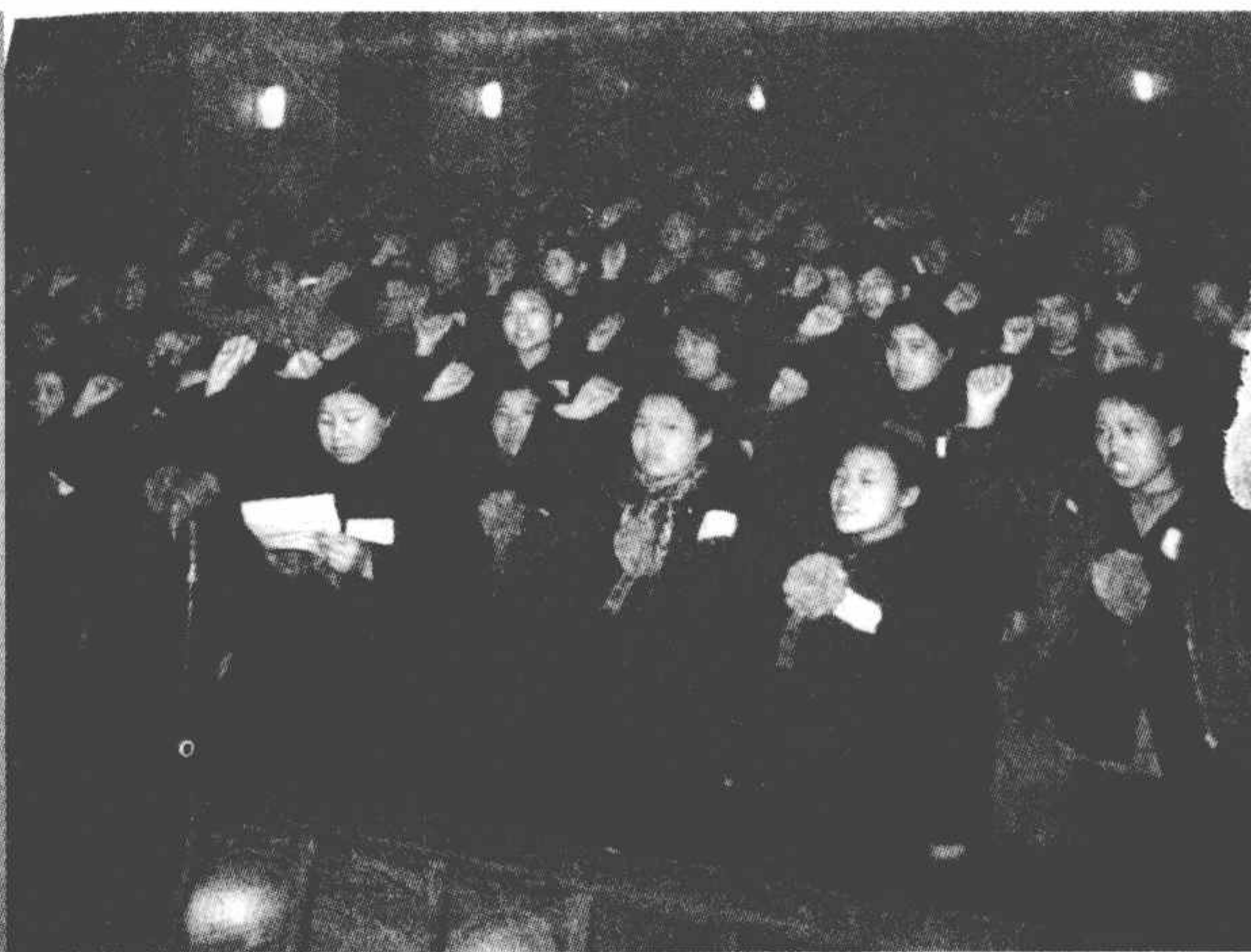
杜俊启老人永远无法忘记53年前11月8日的那个傍晚，他



已经年过七旬的杜俊启激情不减当年 文远竹、李栋/摄



知青在比试力气（由受访者杜俊启提供，本文作者翻拍）



出发前知青的动员大会（由受访者杜俊启提供，本文作者翻拍）

知青 40' 总得说的故事

率领52人的“天津青年垦荒队”来到萝北这个荒无人烟、冰封雪冻的大草甸。他们一边搭帐篷，一边拾柴做饭。入夜了，有垦荒队员吹响了口琴，也有垦荒队员在油灯下大声朗诵刚刚写好的“逼土地交出粮食，叫荒原变成家园”那些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概的诗句。突然，远处传来阵阵狼嗥，掀开门帘一看——百米内，数百双贼亮的绿眼贪婪地望过来，吓得吹口琴的青年丢掉口琴，转手操起一根大木棍。队长杜俊启当机立断，在帐篷周围燃起篝火，队员分组巡逻，不让狼群靠近。

第二天他们动手劳动之前，搞了个宣誓仪式，向荒原下战书。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与杨华率领的北京青年垦荒队会师，集中100多匹马，成立了运输队，上深山采伐木头盖房子。肩扛大斧的人们总禁不住哼起这么几句歌谣：“冒着西北风，迈步森林中，手持大斧赛武松，树倒声音像炮轰。”

第二年开春后，当270人组成的第二批天津垦荒队来到萝北时，杜俊启他们在荒原上靠镰刀锄头开垦出500多公顷麦田，盖了20多栋100多平方米的板房。5月4日，北大荒“天津庄”正式成立，杜俊启担任“庄主”。1957年元旦，为了表达扎根边疆的决心，天津庄举行了4对新人的集体婚礼。杜俊启与第二批从天津来北大荒垦荒的一位姑娘结了婚。杜俊启夫妇在北大荒一待便是53年，像他们这样至今在共青农场扎根的天津垦荒队员还有30



知青在修理农具（由受访者杜俊启提供，本文作者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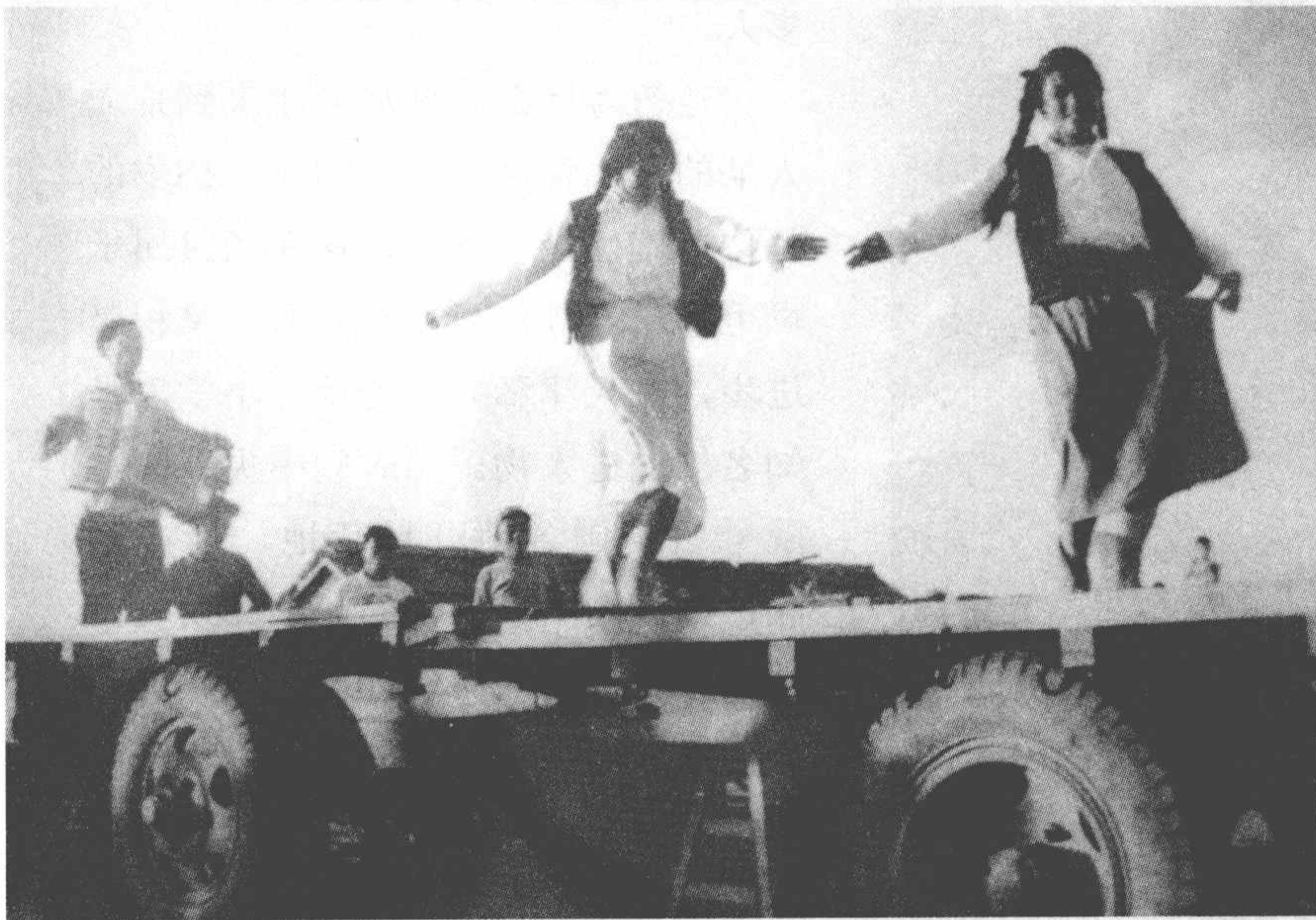
刚来北大荒时的杜俊启英姿勃发（由受访者杜俊启提供，本文作者翻拍）

多人。

当初为什么选择从天津来到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垦荒？1954年，18岁的杜俊启就已经入了党，这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杜俊启出身贫寒，又积极进步，在天津私立完全第一小学里是知名的先进人物。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各地开垦荒地，增产增收，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发表讲话，号召青年“向边疆进军”。这一年，北京的杨华组织了北京垦荒队向北大荒进军，全国各大报纸、电台对其进行大肆宣传。

“北京青年向北大荒垦荒了，我们天津的青年也不能落伍啊！”杜俊启当时就坐不住了，马上给《天津日报》写了封信，要求组织天津青年垦荒队。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按语中发出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杜俊启组织的52人天津青年垦荒队在市政府礼堂召开了万人誓师会，然后在敲锣打鼓之中、在天津人民广泛注目下，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当时我们52人是全天津青年的优秀代表，肩负着全天津父老乡亲的嘱托，我们是雄心万丈！”杜俊启说。

杜俊启的垦荒队不只在天津引起



知青在用木板搭建的临时舞台上载歌载舞（由受访者杜俊启提供，本文作者翻拍）

轰动，也感动了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紧跟其后，就有7个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在校大学生自愿退学来到了萝北这片荒原。

杜俊启向我们讲述了其中一个动人的插曲。1955年冬天，当时在天津留学的黄娣丽是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副市长的女儿，她看了报纸的报道后被杜俊启等人的举动深深感染，于是一个人偷偷收拾行李，独自来到萝北找到“天津垦荒队”，要求加入他们垦荒的壮举。

“这可是给我们出了难题啊，不留她吧，人家是热情澎湃，我们总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吧。留她吧，这里条件实在太差，人家又是在读的华侨留学生，是印尼的‘高干子弟’，政策也不允许。”杜俊启告诉我们说，后来，请示了上级有关部门，反复给黄娣丽做工作，劝其回去天津继续学业。好说歹说，终于说服了。杜俊启亲自担负护送其回天津的任务。“把她送到天津火车



知青收工归来（由受访者杜俊启提供，本文作者翻拍）

站，我们要分手时，黄娣丽哭了，送了我一张照片。”杜俊启老人翻开影集，找到了当年那张一寸的黑白半身照片。照片已发黄，但可以看得出来当年的华侨大学生黄娣丽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孩。照片的背后，有一行钢笔字：“黄娣丽，56.1.18”。杜俊启说，在天津火车站分手那天是1956年1月18日，那天好像是个阴天。

“这次分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只知道没多久，她就回印尼去了，也失去了联系。现在她过得怎么样？真是有点牵挂。”杜俊启老人思绪万千地说。

“当年第一批来到北大荒的52个天津知青，走的走，死的死，现在在农场只剩下3个了。很多队员都回城了，但我们都舍不得走，毕竟这是自己一手建立的家，也有感情啊。”杜俊启说，他们十八九岁从天津来到东北，说话、办事、吃饭全是东北的习惯，这边每家每户还有菜园子，可以种菜养花，有时回天津探亲倒觉得很习惯。杜俊启三个小孩，两个留在了农场场部。1991年，按照国家对知青的政策，杜俊启将小儿子的户口办回了天津原籍。“小儿子原先在天津起重设备总厂当工人，现在早下岗了。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将他留在农场呢。老大、老二现在在农场场部可都是铁饭碗。”杜俊启不无感慨地说。

杜俊启身体一直不太好，1974年患膀胱癌动了第一次手术，2008年春天第三次手术出院，他与病魔抗争的故事感动了当地很多人，年初经公众投票被评



知青在缝衣服（由受访者杜俊启提供，本文作者翻拍）

为“感动宝泉岭十大杰出人物”。老人讲述当年往事，仍是精神矍铄。中午吃饭时，老人家频频向我们劝酒，并执意喝下了一整瓶啤酒。临出门时，老人家乐呵呵地指着窗外的小集镇说：“你们能想象得到，50多年前这里只是狼群居住的地方吗？”

李洁：过上了冬去春回候鸟般的生活

李洁总是感慨，时间过得太快。1969年8月26日，北京女十二中16岁的初三女生李洁笑呵呵地跟着她的同学们拥上了北京开往北大荒的青年专列。很多前来送站的亲友都哭了，她却没有。她满怀着当“兵团战士”的好奇和喜悦，心想，“部队不都是三年一复员吗？过几年就回来了。”让李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在共青农场一待便是39年！

“来前还听说这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年只干三个月的活，平常练兵。可是到这儿一看便傻了眼：一个土坡上几间茅草房，10多个人一个土炕。晚上煤油灯一灭，蚊子咬得无法入睡。白天干农活，晚上还要政治学习。冬天冰天雪地不能种麦子了，还得修水利、掏大粪。”从小在北京部委机关长大的李洁对这个当时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4团22连的地方十分失望。白天繁重的农活过后，夜深人静时，李洁便开始想念北京东城区煤炭部的家，眼泪哗哗地流，还不能让人看见。

1971年，这批知青第一次有了21天的探亲假。李洁回到北京，这时母亲已经病逝，父亲病重。李洁在家一待就是好几个月。“说心里话，当时真不想回北大荒了。后来我们连也有知青逃跑回家的，跑了就跑了，也没啥。可我胆子小，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农场。”

李洁所在的14团后来被更名为青年农场、向阳农场，再后来被胡耀邦亲自命名为“共青农场”，可李洁仍然在草甸子上迎来朝霞送走日落。



北京知青李洁夫妇退休后定居于共青农场，退休后的日子依然精彩 文远竹、李栋/摄

1977年是成千上万知青命运发生改变的拐点。这一年，李洁与她同年的共青农场本地青年姜典祜结婚了。第二年，李洁所在的农场便有大批知青返城。

“我们打听了一下，上面说结了婚的不让走。我想，那就算了。”李洁说，当时结了婚的不算多，占知青的20%左右，大部分知青是奔着回城的念头，绝不在农场结婚。后来，为了回城，办假离婚的知青也不少。当年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四个城市来共青农场的知青超过4000人，现在像李洁这样仍留在农场的知青只有10多人。

李洁的独生女高三那年将户口迁回了北京，在北京联合大学毕业后到某乳业公司工作。女儿几年前便已在北京成家。“这两天，我跟老伴正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去北京过冬，春天再回农场。现在我们过上了冬去春回候鸟般的生活。”李洁淡然一笑，对北大荒、对从青春走向暮年的近40年岁月爱怨交织。

沈瑞忠：“要说有遗憾，那便是有点对不起我的小孩”

沈瑞忠坐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江泽民2000年来北大荒视察时跟作为知青代表的他握手的大幅照片。沈瑞忠在我们面前认真自信，一如他对人生一贯的主动理性的把握。

1968年8月31日上午10时，沈瑞忠穿着新发的军装、背着背包裹在1100人的知青队伍里，登上了上海开往佳木斯的知青专列。沈瑞忠1966年从上海江浦中学初中毕业后，正赶上“文革”停课闹革命、学工学农。沈瑞忠当时是班长、团支书，成绩也很好，属于又红又专那种，如果可以考高中，肯定没问题。1968年，学校开始搞毕业分配。沈瑞忠被分配到沪东造船厂。可是就在他准备去厂里报到的前几天，毛泽东主席的“6·18”批示下来了，要求京津沪杭组建兵团去垦边。

当时兵团招人要求非常严，一般人没资格。一个班50多人除了身体不好的和是独生子女的，几乎全部报了名，但最后只能批下来两个左右。担任班长、团支书，又是工人家庭出身的沈瑞忠自然得到批准。可是没过几天，沈瑞忠听说因为他担任学校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成员，要留下来搞分配，不能去兵团。当时，沈瑞忠就急了，咬破手指在纸上写了“坚决要求到兵团去”的血书表决心，交到了区毕业生



上海知青沈瑞忠办公室里挂着江泽民接见他的照片
文远竹、李栋/摄